

六朝如夢鳥空啼

●沙坪

「……人世幾回傷往事，山川依舊枕寒流。」——劉禹錫西塞山懷古。

往日下關面目全非

小時候乘京滬鐵路火車到南京，最驚喜的一幕，就是穿過那鎮江山洞的三分鐘，一時車廂燈光齊明，宛如黑夜，車聲隆隆，和今天紐約的地道車一般，等到火車鑽出山洞，回到白天，鎮江就到了，但是這一次，正在期待山洞之中，鎮江却已先到，原來山洞已經沒有了。

由下蜀、高資、龍潭、棲霞山，最後潤別三十七年的南京終於到達，旅客紛紛下車，但是這不是下關，原來是新建的和平門車站，因為長江大橋在此附近跨江而過，所以這裏成了南京總站下關車站，上下人不多，改名南京西站，從和平門進城看不到舊日的城牆，中央路先沒有怎樣開發，現在却公共汽車和自行車絡繹不絕，由此直達鼓樓，昔時由挹江門而中山北路，已不是主要幹道了。

中山陵園人潮汹涌

大陸上的建築，經過四十年的忽視，看來都已陳舊不堪，上海外灘的幾座高樓，昔日是雍容華貴，而今像是蓬戶裏的老婆婆，滿面風霜，滿

頭灰塵，只有中山陵是例外，中山陵依然是這樣

雄偉壯麗，白石青瓦，懷抱在紫金山中，走到半路，亭中「中國國民黨葬總理孫先生在此民國十八年」，車輪般的巨大金字赫然如新，在最高處的祭殿裏，中山先生的石像，莊嚴肅穆地坐著，他兩眼遠望，不知是否在盼望臺灣的信徒們？四周刻在大理石牆上的三民主義、建國大綱等絲毫無損。那天遊人很多（其實每天都是多的），外面的人拼命要想擠進後堂去瞻仰靈柩，而已在裏面的人又擠不出來，一時情形混亂，幸虧管理人員出來干涉，才免去了一場驚險，在四、五十年前，南京汽車不多，有許多人調陵是騎驢子來的，而現在遊覽車、小轎車、公共汽車擠得不可開交，停車頓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。

靈谷古寺滿目瘡痕

靈谷寺從前是紀念北伐陣亡將士的所在，廟宇沒有被破壞，紀念堂裏昔日梁鼎銘所繪「攻打惠州」的大幅油畫早已不知去向，四壁上刻著的許多陣亡將士名字還可以清楚看到，只是有一條一條斜形裂紋，據說當文化大革命時，給紅衛兵亂砍，以致傷痕滿目，紀念塔不許上去，因為是在修理之中，面對著白塔不禁想到「塔啊！塔啊！你可知道你有一位和你十分相像的兄弟正矗立

在高雄澄清湖畔」。

玄武湖荷殘水污染

玄武門的城牆上加建了兩座朱漆城樓，只有外賓遊覽車才可出城，走出城門也沒有人來問你：「要不要划船」，馬路中間種了許多花草，每隔數百公尺便有一對古裝美人的石像，五洲公園入口處有一大座假山，佈置得玲瓏精巧，遊人們爭相在那裏拍照，公園裏面沒有太大改變，房子似乎多了一些，妨礙了自然景色，竹林也別來無恙，記得當年每逢夏夜，湖裏大船小船，有人唱「夜來香」，有人唱「月圓花好」，荷葉田田，一片清香，現在看被污染的湖水，大概也不會有甚麼荷花了，巍巍鍾山，似曾相識，遠望和平門外，新添了許多工廠住宅，火車慢慢開過，就像玩具一般，再過去就是南京長江大橋了。

長江大橋俄式風味

南京長江大橋的位置是在和平門和挹江門之間，全部設計和施工均由國人擔任，汽車自城內大橋南路上橋，是從西而來，火車從南京總站出發，是從東而來，大橋全長六千七百公尺，正橋有橋墩九座，氣象雄偉，上層行駛汽車，四線平行，下層行駛火車，一來一往，南北兩岸均有橋

頭堡一對，建築完全是俄式風味，堡下大橋公園有花木噴泉，自大橋落成後，非但把南京和浦口連成一氣，大江南北的客貨運輸也為之一暢，從此上海和北京間的特別快車再也用不到等船擺渡了。

自行車充斥烏衣巷

寧海路、赤壁路、頤和路、牯嶺路……，凡居留過的烏衣巷，那裏都是一幢幢精美的小洋房，院子大，樹木高，夏秋之交，蟬聲滿樹，牆外行人走過，能不有「庭院深深深幾許」之感？在抗戰時，南京失守，一些英美教會人士，就利用這一區建立了難民營，在日本人的刺刀下，救活了不知多少生命，不久這裏就成為「和平政府」大漢奸和日本人的住宅，勝利以後，舊主人紛紛從重慶回來，住宅區又修築一新，只是多了些美國人。現在許多院子裏都添建了三、四層的宿舍，樹木也砍掉了不少，長隊的自行車，早破壞了昔日的寧靜，寧海路5號，四十年前是馬歇爾將軍的公館，車水馬龍，一時幾乎是中國政治的重心，而今靜悄悄地只有幾位兵士在站崗，但是從進出的汽車看來，裏面住的大概也是什麼上將元帥之流吧！一千多年前杜甫就寫過「聞道長安如奕棋，百年世事不勝悲，王侯第宅皆新主，文武衣冠異昔時……」一千年後又何嘗不是呢？

秦淮河疏濬無盡期

夫子廟已面目全非，當局發了巨款，在夫子廟舊址上新建了幾條古式的街市，古代的商店，賣的是仿古字畫、手工藝品等，希望能成為外賓

購物中心，賺些外匯，秦淮河就在前面，走過去一看，大吃一驚，那裏還有甚麼水，竟是乾巴巴的一條黑泥路，工人們正在一擔一擔地把淤泥挑上來，堆在路邊，弄得四周臭臭的，記得一九四九年，中共進城之後，就逮捕了大批「反動份子」，他們勞動改造的任務就是疏濬秦淮河，那時我經過，看到河邊還有一些濁水，三十八年以後的今天，還在疏濬，不知要疏濬到那一年，只要下水道，垃圾處理，市民公德心三者不能完善解決，那秦淮河將永遠是一條臭水溝，甚至一條黑泥路。

新街口行人舉步難

新街口是南京的時報廣場 (Time Square)，到處是人擠人，車擠車，在此過馬路對我尤其是一件難事，四周的建築沒有多大改變，但是站在圓心無論向北或向東望去，五十多年前中山路上種的法國梧桐都已綠葉成蔭，在這喧鬧的大道上，連綿不斷的綠蔭和花草，給行人一種清靜幽美的感覺，這在其他中國城市中是很少見到的，此時不能不感謝當年留法的市長 (魏道明) 和工務人員的德政，在靠漢中路的北邊，由華僑投資新造了一幢三十幾層樓的金陵飯店，是外賓和華僑的下榻所在，房錢每天大約合五十美金，中國一般人兩個月薪水，中國人沒有職務上需要，不可隨便進出，我亮了一下美國護照就進去了，裏面佈置設備非常豪華，够稱得上國際水準，店裏的貨品也貴得可以，最高層有一所旋轉的餐廳，給食客們同時鳥瞰南京市容，當我走出來時，看到旁門擠滿了老老少少，原來這是本地的遊客，

他們也是來參觀金陵飯店的，可是他們得付門票人民幣兩元，然後由服務員分批帶領進去，這倒有些像參觀紐約的聯合國或帝國大廈 Empire State Building 。

國府路已改名為長江路，國民政府的舊址，原是兩江總督衙門，太平天國時成為天王府，民國元年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，此地成為總統府，現在則恢復舊名叫做煦園，目下煦園是政協辦公處，裏面儘是些小黨小派像民主同盟、國民黨革新委員會、農工黨等。園中有石舫一座，當年洪秀全常在此會客，在中華路和三山街間的瞻園，朱元璋稱帝以前就住在這裏，後來賜給了徐達，清代時是藩司衙門，太平天國時成為東王楊秀清的府邸，現在是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，陳列著許多太平軍所用的刀槍旗幟，還有許多文物照片和模型，可惜時間匆促，不及瀏覽。

東大復校尚多波折

據傳說東南大學復校的方案先由南京大學和南京工學院合併，其他被分出獨立的院系如航空、水利、化工、音樂等容後再議，校名恢復「東南大學」，因為南京大學半數原由金陵大學合併而來，如果仍稱中央大學，則對金陵方面似有不公，原擬在長江中江心洲擴建之議，因交通不便取消，將來遠景計畫在浦口或水西門外購地擴充，校本部照舊留在四牌樓不動，但據另一方消息則不很樂觀，南京大學方面認為兩校合併應以南京大學為主，並且堅持校名應仍叫「南京大學」，所以看上去前途有不少波折。